藝舟雙楫

安吳四種卷第十

藝舟雙楫卷第三

論文三

錢東湖詩序

余以戊午客武昌始至即識東湖先生怡怡然與爲提攜鬢髮古處先生爲諸侯客數十年矣涉世深而天真不斲心殊敬異之乾隆初武進錢文敏公以詩名先生於文敏爲猶子弱卽以詩見異於文敏先生之溫厚其澤詩教深也然先生自珍未嘗以草稿示人已未春先生作夷陵遊其五月余至夷陵先生病方起余前涉三

巴十月返武昌先生前至月餘矣余自七八歲即好詩
攻之且十年然雅不欲與不知者道有同居歲計者不
知余事韻語也楚北兵興途次多壘斷壁頹垣損心怵
目往復三數千里吟咏頗充自娛而已見先生乃出以
相質先生謂沈密多厚意即自出舊稿三冊爲言少作
多散軼及游粤乃自檢輯近者偶有涉筆才力亦非盛
年又言詩人有佳構二三十首足以自雄工拙吾自知
之先生之詩柔質如其爲人其入古深邃非篤學銳思
者莫與知余鄉思忽與即當別恨不獲久侍先生然半
月間自覺於詩道少益則先生之詩之移人速也蓋楚

遊二載知交惟先生爲終始今行矣前期未可定書此
作別非能序先生詩也

胡眉峯詩序　眉峰原名梅晚更名量長洲人

眉峰年十九題詩于虎邱石壁爲朱筠河先生所見遂招攜入都筠河爲風雅宗天下名流出門下然常曰妙才黃仲則奇才胡眉峯故都下言詩必推黃胡眉峰博學無所不通尤精于史氏而喜言兵明史館方開求熟明事者大學士王文端公劉文清公合詞延眉峰而眉峰斥王氏明史稿爲穢書非事實駁正數十百事二公不能從遂佩櫜鞬躍馬從吉林將軍出關洎入都而琏

議裁草巡臺御史倉峰走告二公曰果爾則臺民必叛卒有林爽文之變倉峰既困躓笥河言于陝西巡撫畢宮保使同出都而倉峰一見即勸其速回陝閱兵練標下以備回民宮保以爲妄謝罷之旋陝不數月而回民叛宮保大驚專弁入都招倉峰其客曰倉峰語常喪氣聞者輒不祥遂止倉峰乃從孫文靖至雲南安南之役文靖不用其謀倉峰怒絕去仍入都而湖南議改折收苗布倉峰曰吾素知湖南官吏遇苗民無狀徒以懷朝廷恩德耳若必改布稅則苗民立叛當事聞者目笑之未幾苗果叛兵皆集苗疆川楚教匪乘虛起兵事連

者且十年眉峰既不用于世益使酒作爲歌詩然疎懶不錄副所至輒散失嘉慶辛酉始相識于揚州市上眉峰頭白且童禿行裝惟酒具一劍一襆被一而酒酣耳熱猶縱談南北邊形勝阨塞述古人成敗之迹如指掌又誦其詩數十百篇皆奇氣坌涌不可控制嗣以愛子夭折而病劇夫人又相繼逝遂欲削髮入山既不果出遊無所之頓躓吳中至木瀆居義學訓村童道光紀年吳人以眉峯老且病甚口授壯歲之詩百不及一因爲收集十數年來讌集酬酢之章共得若干首付之梓八月刻成而予適過眉峰眉峰臥破氈不能起執手且泣

且語曰愼伯知我爲我序之我住世七十二年無一是處讀書萬卷豈誤我我自誤詩書耳愼伯明述之使後世知所戒也時仲則殁已卅餘年友人裒其詩數千首以行世至家有其書眉峯雖塊然尚存而著述零落殆盡天之困詩人也常不遺餘力故少陵之家屬餓于同谷者七人其身才得一醉遂以死青蓮卧病江上其子爲士偶所崇至不血食仲則之子小仲今年春亦病殁無嗣人天之所以困眉峯者既已備至而復使其詩散佚無存兹之所刻非直不足以見眉峯之人已也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天生眉峯而厄之如不克至

是極也夫天乎人乎後世其何從讀眉峯之詩乎道光二年九月包世臣書于都下

書述學六卷後

右江都拔貢生汪中容甫文六卷余以嘉慶辛酉至揚州訪容甫而殁已八年得儀徵阮尚書所刻述學其題詞曰心貫九流口敵萬卷又有廣陵通典至精覈繼識其甥畢貴生及其子喜孫因得容甫自刻小字二卷與阮本無異又于蘭亭册前見其畫像就求遺書則皆容甫自以屬其友寶應劉台拱惟校讀之左氏傳說文解字二書藏于家然其所丹鉛者皆理顯迹非精義所存

乙丑予再至揚州與貴生同榻而容甫入子夢自言其文之得失甚具如是者三夕與貴生共咤其異而喜孫叩門入再拜曰劉先生病甚召喜孫付先子文稿行促不及相告歸舟阻風三日乃得達先子草稿紛糾非吝子莫能爲訂定者貴生曰舅氏已三日自來屬愼伯矣愼伯其無可辭時盛暑予竟十日夜爲徧核稿本乃知述學者容甫弱冠後節録以備遺忘之類書自于冊首題曰述學一百卷已成者才數卷至乾隆五十五年容甫自撿說經辨妄之文并雜著傳記若干篇以世人皆聞述學冒其名刊行于世廣陵通典已成者八卷其目

錄自夫差開邗溝至史可法守城共十卷廣陵對乃其要刪而楊行密以後尙闕原題曰揚州通紀改曰廣陵通典又乙之卒未定其名容甫少孤貧無師而自力成此盛業不可謂非豪傑之士也年三十而體勢成多可觀采四十五以後才思亦略盡矣既自刻二卷而心知未慊然劉君受付囑者十餘年才校刊三分之一又時時加以點竄及喜孫載稿本歸而精誠遂感寻夢以是知文人魂魄常附稿本可哀也已襍稿四册各厚寸許文皆有重稿或有至三四稿者惟靈表二篇每篇三四稿詞各異而皆未成予爲集各稿之精語不改一字而

成文仍如容甫之筆別刪說辰參說夫子京口浮橋議月令明堂圖諸篇而更劉君所點竄者題曰汪容甫文集難定爲正集三卷其酬酢之文一卷爲別集以授喜孫世人皆稱容甫過目成誦而使酒不守繩[illegible][illegible]生母容甫親妹也嘗語予曰先兄每日出謀　食夜則炳燭讀三禮四十行四十遍乃熟性不飲終其身酒未沾唇生平與人書雖數言皆具稿猶塗改再三稿中遇應擡頭字皆端寫余驗其稿本良然容甫三十二始出遊至大興朱學士安徽學使署名益起然學士豪舉幕中多鉅氣少年觀容甫與朱武曹書志在遠大使不出學士

之門所就當有進于此世人又言容甫前妻孫氏死于非命然孫氏被出後予至揚州時猶存蓋人言之謬戾如此容甫生平所著述已成未成者皆得見能言其學之所至涉獵經史不爲專家抑以窶貧無藏書比壯常遠遊及晚歲稍裕可家食而精力衰耗故不能竟其業至其爲文柔厚豔逸詞絜淨而氣不局促則江介前輩罕與比方賈生有其豔而無其厚又已早夭近時揚州有劉文淇孟瞻攻經籍過容甫文筆亦幾近而工力傷薄楊亮季子充其樸茂可出容甫上而耳目淺狹以艱澀尢傷邊幅二子皆年少好學常從予遊是必踵容甫

而起者矣喜孫宦遊入都中間相失十數年道光壬午
九月喜孫乃以此刻來貽悉改亂非予所定亦有數篇
爲喜孫續訪得而予未見者容甫之靈能自致于予而
不能終呵護之使不變動以自存其眞也悲夫

讀大雲山房文集

右初集二集共八册故友陽湖惲敬子居之所作也子
居文精察廉悍如其爲人其紀畸人逸士以微知著常
數語盡生平持論有本末言氣化言仙釋皆率臆而談
洞達眞契推勘物情不事谿刻而終莫能遁近世言文
未有能先子居者也然敘述膴仕富子則支離拖沓有

所諍議必揶揄顯要即詬訕守土長吏率多府罪于下是其不能無蔽也于梧性不欲有所後於人而義脉益闢故於古先賢哲所不言與言而不敢盡者則莫不言之又不耐受譏彈流輩固無以加于梧震聾氣矜罕能以所欲言進及進而得盡者于梧之文必傳於後世然其必以是數者致累亦無疑也然古文自南宋以來皆爲以時文之法繁蕪無骨勢茅坤歸有光之徒程其格式而方苞系之自謂真古矣乃與時文彌近于梧嘗歸方邪許之時矯然有以自植固豪傑之士哉其兩集目錄述古人淵源所自當已然與人論文書十數首仍歸

方之膚說將毋所與接者庸凡不足發其深言耶抑能行者固未必能言也予將訪哲弟墩予寬於海寧予寬心成之士能言其兄文所至者也故書以詢之

舊業堂文鈔序

天下之所爲貴士與士之所以自貴者亦曰志於利濟斯人而已然學不足以輔志則夸大少實識不足以將學則迂疏寡效氣不足以持識則瞻徇無成然或負氣太盛又常致激切僨事如山淵暴雨之集橫潰四出一往而涸明僉都御史淩海樓先生由知縣擢御史廷諍天下大計拜杖歸田及起用原官風操彌厲朝政幾肅

甫膺顯擢旋被中傷迹其氣矜之隆意必句決目眦字流血淚而章疏詞指巽婉和易一若有所必不得已而後有言者可謂好直而不蔽者矣至被謫廢棄之後其能放情山水逃心禪悅者已爲超絕流俗而先生居於澤國深求疾苦委曲達當路卒使水有所歸出鄉里於溝壑是其用之不終於國者必求有成於鄉守氣平用識審夫豈矜名買價之徒所能望其項背耶先生詩文甚夥稿藏家祠裔孫曙求之數十年乃得錄副苦貲窶擇其實關世用者得若干卷鈔付梓氏使後世尙志之士受而讀之如坐和風祥日中而知驚飈怒霆之不克

有濟而賦性寛柔者亦有以自勉不至坐弃於委靡焉天下事庶幾有起而力任之者乎

贈方彥聞序

吾聞子瞻氏之論文已其論六一居士曰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使天下知以通經學古爲高救時行道爲賢犯顏納諫爲忠其論范文正公曰公少時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乃其出入將相迹平生所爲無出此書者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葢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雖弄翰戲語率然而

作必歸於此其論樂全先生曰公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一皆本於禮義合於人情是非有考於前成敗有驗於後吾又聞子瞻氏之論學已其告張琥曰富人之稼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其稼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是以善學者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其告吳彥律曰南人日與水居七歲而涉十歲而浮十五而沒夫沒者豈苟然哉是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使北方之勇者問於沒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

則未嘗不溺故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是故舍禮義忠孝是非成敗則無所言文矣舍文則無所言學矣舍學則無所言道矣然而世遠道喪以剽字爲學剿聲爲文其上者乃能鉤稽名物刻鏤風雲正已則失要治人則無功師友謬說聰明錮蔽是故自任斯文之重者有根於性有成於習舉世競爲俗學以求售其售者上得以行其欺罔下得以肆其朘削則其以爲能而有人焉邁遠世俗自尊所聞言依於禮義心泯乎得失雖攖怒召謗以至於頓躓瀕危而不悔窮則守之以終而教誨其子弟達則操此以往而熏保其黎庶其爲

文也則能究人情之極況於直道以上纔夫作者此根於性者也有人焉倡之於前而健者聞而効之獨處則以古爲師群居則擇善而執愼守其術積漸所明不撓於勢利不惑於浮議其旣也以己及人而其理同以身體物而其心安故其文亦能黜華言濟實用不悖於作者之旨而其達也可以不負所學此成於習者也毘陵方君彥聞有志於用世之道爲吾友晉卿所推年三十名譽噪都下求舉輒不當於有司近世之用人也驟士獲兩舉輒以試於政于贍氏曰學醫者人費政之費人也甚於醫與其不幸而費人也毋寧費時彥聞篤學而

工文故稱所聞以告之並以質之晉卿焉

贈余鐵香序

嘉慶辛未夏在都下吾友陽湖惲君子居爲言新建有余君鼎字鐵香年少負奇才爲詩文下筆輒數千言譁譁可觀然又能持鐵槊重十二斤上馬擊刺鍛鍛風旋不可止其意氣激昂差似吾子子居故罕所許可其言可信重及丁丑秋乃識鐵香常劇談終夜因以徵子居之不妄嘆也然生才易而成才難才不用而使人咨嗟歎息易見用而能必成成而能與人相安安而可久爲尤難夫才人負氣銳往遍讀古今書史抵掌論天下

事若無可爲者一試於政常苦紛更而易敗及數經挫折又遂鍛鏈鋒鋩浮沈流俗是故士無銳氣者平居事襞積剽竊以求悅於有司幸弋獲而與人民社齷齪昏瞀播惡醜亂不可爬梳其有銳氣者又以未閱歷而少成及其閱歷稍久乃卒歸於庸容是天下事卒無有能理之者也君子則不然守氣以恆而養氣以善悔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又曰无咎者善補過也震无咎者存乎悔有物有恆未能遂言無過也見過而震悔以補之所以能遠於不恆之羞則東坡其人也東坡少年銳意天下事及其晚年立論與少壯如出兩人然其

心平濟世利物百折而不回者終始如一而晚乃彌摯觀其前後論議之殊益悔者屢矣然其用悔也在斟酌事理之當否而一身之崎嶇顛躓不以介於其間此東坡所爲深契曷孔无咎之旨善用其悔而可爲百世才人師法者也予髫齔時侍先君子受孟子問曰今天下內外官吏皆以讀書取科第皆讀孟子何不遵行其道而使貧富相耀宗族渙散耶兒異日若得一命以上持此以出其可乎先君子曰兒骨相非貧賤者然推此意與其必不容於流俗已然兒慎保初心毋爲習俗所染況事變不常非一人聰明材力所能備知兒其慎之遂

賜字曰愼伯謹拜受而心識之稍長讀東坡文益銳意欲任事而好言兵纔知善兵者必明農習法暗地諮訪察士穀之宜明山水之脈乃集論自漢以來刑法諸書以逆現行條例推世輕世重之故以卽於人情又恐今古異宜求官書讀之以窺

本朝制作之盛粗有所得旣蹭蹬無所設施又食貧不能治生乃遷轉依人隨時建議或獲聽信而施行時有窒礙則潛更暗轉以救不逮益亦屢有悔矣然自念大閑未逾雖叢謗集身幾至危殆卒未有蕩去繩檢辱身辱先者是以屢困而守之不變不爲士君子所棄子居

長於予十五年其爲人果健爲文勁直爲官剛介皆與世俗相違背更折磨者數四而不改其初庶幾成才者矣鐵香稚於予亦十五年則其意氣於予居爲具體非予所能爲役然未經挫折一往奔放其歸不可不慎也予之得交於予居也以善悔而不諱用故自述生平以質鐵香鐵香以予居故不以予爲妄誕其卒能有成而不負生才也則予所當與鐵香共勉以期無媿爲予居之友斯可矣嘉慶廿二年九月廿八日

湯賓鷺先生文集敘

予以嘉慶壬戌至常州先生前卒已四年而常州人士

稱文獻者必首舉先生以為樂善疾惡坊表人倫多識前言往行其為文常依於闡幽顯微至再至三而不厭殆荀子所謂君子必好辨者也予既慕先生之為人不及見因求其書積數十年不可得及道光已丑先生之女夫張君翰風宰館陶為先生校刻遺集予取道過從因得受而讀之其詩導源香山而不襲其貌反覆委縟必盡其意長律七古為尤工其文則長於記事說論以達意為主而橫直自成體勢望而知為有德者之言足以取信來茲自唐迄今千餘年以文名者十數家以詩名者數十家並以馳騁變化成一家之機樞為後世法

守而學者就精疲神於此十數家數十家者規撫形模於長短疾徐之間蓋亦有庶乎維肖者已而常不足當有識之觀采夫豈古人不可學抑爭章句之末者固未能與於言志載道之大原也耶故其傑焉者沈研古籍必比類以吾身所親歷按切於吾心旣了然無所格閡乃融辭而注之手自述所見其條鬯指趣絕去依傍之迹而又不至於橫流犇放則其所詣雖未足與彼十數家數十家者比而能使讀者聞其聲如見其人則亦足以自植而不朽故自唐以來有書傳而不甚著者又不啻數十百家先生則其流亞也先生無子以從姪爲嗣

說者謂先生忠厚嚴正既博學雄文不得於有司無所設施於世而天又靳其嗣息瑕然往昔達人如漢之揚子雲唐之李太白孟東野宋之程伯淳近世之顧亭林是並文切物理道周世用彼蒼蒼之不可知者何獨至先生而疑之乎少遊大興朱文正公之門大興實先生尊甫門下士淵源可溯乎近又與翰風爲至戚托親弗之末屬敢不辭不文而書其梗概以告觀者

方嚴夫軫詩序

予以嘉慶庚申冬訪翰風於歙翰風握予別爲言有方君岩夫可與言詩而岩夫已聞予至炳燭相過從劇譚

徵賀次日以五言四章爲贈其情動於中以成尙德之文沈鬱而不激詭清適而不促數庶幾作者之風因與極言詩沿源流所自嬗變之故上自陳思下迄文山其於詩之順序唯以能斷爲深而驟轉平流之中壯密足以徹險者有相施之樂無壹聲之失益予展側楚齊吳越間三十年所與極口論詩者翱風而外唯若天而已是後則辛酉秋黎白門十許日庚午秋於韓江一再見而若夫遂化去道光壬辰春遇予佩於都下嚴夫猶子也集錄若夫之詩欲梓行問世而乞予爲序夫以若夫之詩之工而眞知者唯翱風與予則求知已於身後又

豈易也哉然天下後世如有能以予言詩爲然者則嚴夫其不死矣

韋君繡詩序

謝君默卿嗜詩遊宦於吳與吳中詩人習而拳拳日稱道自以爲弗如者則韋君君繡及識君繡讀其詩默卿固非妄嘆也夫詩之爲教上以稱成功盛德致形容爲後世法守次乃明迹懷舊陳盛衰所由以致諷諭下亦歌咏疾苦有以驗風尚醇醨而輕重其政刑緊古流傳之什風裁不一其要必歸於此自當路君子以摠持風雅爲已任退斥苞苴進詩辭比羔雁其中程式者大都

入耳而不煩及其遞陳間作則又能第別肥瘠膚本以爲酬報儀秩之高下於是文人才士莫不瘁心力揣聲病以必得當大疋雖與古作者殊科而其擷藻連采稱道排比所以奪人目移人志者亦一時得失之林也尋自髫齔學詩成童以還篇帙頗淹弱冠出游鉅公結納若不及然當公讌游覽贈荅之際苟心中無所欲言輒至不能成章句始知所學非所用自分薄植卒無以與當代名流相角逐者遂輟其業而所過以益窮一昨小住默卿官廨又識蔣君濬懷讀其詩劖刻而不露舉體渾脫典籍奔走受驅駛以覩君纗清迥相軋而精能過

之言詩於吳中莫或先二君矣然二君故才力贍逸及責以羔雁之能則亦有近似鄙人者披老不云乎二生有致窮之具而與不肖爲親又欲索詩往尋黃魯直其窮未可量也今二君致窮之具既不後王庠程遵誨邈逅厚乎如恩舊雖斯世無黃魯直而君績且索予序其詩欲以壽天下後世不可知之人雖披老亦當爲之咋舌矣故錄橐寄默卿幸爲予拉襍摧燒揚灰於衢以當廣柳之送且告潛懷無爲其後來者

趙平湖政書五篇敘

余少服孟子尚志之說慨然深究天下之利病人率非

笑之則應之曰士者事也士無專事凡民事皆士事也記有之學也者所以學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爲長之事不當於爲士學之乎其後讀韓子至縣令子孫累世絜驕故人重之則又喟然曰韓子亦士之傑焉者也顧自卑其志如是不事士事而詒民是淺是故今之長民者見利莫爲興見害莫爲除非必識所不及而力有不逮也常其始爲士也蓋亦有志孟子之志者矣一旦爲長則又重韓子之所重非唯不掩其言也復自變其說曰興利除害之政雖可行於古耳或且訓興利除害之在古可稽者未必果見諸實事於此而告以尚志之

言若必不能以爲非則曰是匡居嵩談臨事輒不可用謂爲雖善而無徵也江陰趙君球琳閒官遊浙中數十年屢膺大邑而持論願與鄙人相出入於條理加精審焉凡民生所疾苦諸公牽以爲無可指手而泄泄置之且毋以爲利者則皆察幾審勢援例比案而詳爲區畫之其舉也甚易其推也無害民雖既絀官困亦解作爲五篇之書以詔方來是可爲善而有徵者矣世有伺志之君子讀其書得引以自堅而志卑者亦無以飾其說以助波靡之風民亦勞止汔可小休吾於趙君之書兆之矣道光壬辰季冬月朔安吳包世臣譔

讀白華草堂詩集敘

余性癖於詩無所師承而冥心探悟者十年似有得然未敢自信也嘉慶庚申秋識陽湖張琦翰風於白門張君曰吾子高才絕學而溫柔敦厚如是是必深於詩因相與爲深言出舊草二千首屬張君張君爲刪定存什一二曰後人讀之而深求其義足以達政專對已何必多余自此遂輟韻語道光乙未春因烏程凌堃厚堂識鎮平黃君香鐵於都下黃君詩名滿宇內示以刻行之九卷而屬爲序黃君詩刻行已十餘年載筆通儒欲得序其集者甚夥顧以命余媿不克當也讀其詩少作已

成體勢節奏轉換緩而不弛和而不滑庶幾有德之言
壯歲漸變而遒上緩仍舊而和若少遜者然新意時出
頃吾迥然見矣煮酒劇譚常至中夜笙磬之同自晤張
君後閱春秋三十有六年未有若吾黃君者也夫推極
詩道所致其單微幽渺可以奪造物之權變人心之度
使寒燠不能操其舒慘哀樂不能主其欣感斯固作者
偶得之而不自知讀者心領而無以言狀者也至於念
衣敝則知愛狀車聲則知敬刺嬖倖則緐陳弇欷哀疏
遠則備揄盼倩是則體之不可不明者也或無端羼起
萬類驚心或文外旁情一縷彌布或羣流迸赴而東以

一峽或一源下注而散爲衆派或崖勒奔馬或深繞泛聲是又勢之不可不明者也爲境萬殊用法一貫諭志者感其微言行遠者脩其畫飾窮原竟委吾無以測黃君藝之所至矣余往來吳越間久所見工詩者有無錫趙函昆甫長洲蔣志凝濬懷然皆未嘗與論其得失之故殆於失人於今悔之異日黃君或遇二君出此相示當有雅契且藉以補吾過也

述古孝子詩序

人之心不可使放放必出於無所事心無所事而不能無所之則放矣故古者教人於平居則春秋禮樂冬夏

詩書行以朵齊趨以肆夏使此心無時無地不有所事以守之而不放也至於居喪則主哀而不尚容自成服以至免喪歷三載之久而身以廢業無所事事若非有束其心者在不能保其不外馳而忘哀也是故始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凡以自管其情目之所觸聲之所發無非歸學之教設此閑以防其心者也分宜趙南庵先生之執母喪也居廬之日檢古孝子事迹摘敘其畧各綴以五言一韻積二百首盈三載之中無日不與古孝子相晤對劇巨痛深情難自已與古人喪次讀禮事異而束心於哀則無殊也先生五世孫芝巖茂才年少工

爲文不忘祖德以是編見示乞序而梓以傳之後之得是刻者罔極之思有不覺其油然生巳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類至五世而手澤益彰其斯爲君子之永錫也乎

江季持七峰詩稿序

夫詩難言矣尼山以學詩爲教而可與言者僅乃二人降及李唐傳人萬數而其至者伯玉子壽太白子美次山而已何其尠耶蓋詩教主於溫柔敦厚然其旨趣寓於意者半而發於詞存於氣者亦半是則無迹象可求非言語所能喻也夫以詩之關鍵見於迹象其激射隱

題之可說以言語者常倉卒不能得解人況微妙於此
者耶是以余馳驅楚蜀幽燕吳越之郊四十餘年詩人
莫不識而可與爲深言者唯陽湖張翰風其次則歙方
巖夫荆溪周保緒高涼黄修存東鄉吳蘭雪歙陳秋舫
無錫趙艮甫桐城汪奐之吳蔣瀞懷鎭平黄香鐵而岩
夫奐之皆吾皖産岩夫之氣厚奐之之詞柔俱有得於
詩教焉而岩夫資力爲深自岩夫奐之相繼物化有後
起者吾未之見也道光庚子余待辨豫章多暇日倪蓮
舫太守持皖江三家詩板本見示並言汪平子余伯扶
非江季持匹擬別刻專行之而請爲序余受而讀之太

守之論益信季持余曾一再見於白門不知其能詩也今讀其詩庶幾有窺於柔厚之旨不及岩夫而軼與之是足以爲吾皖三家矣篇什雖不充素絲十句品隲上中陝郊一篇心傾杜老亦奚必求瘠擇肥如買菜市瓜之爲也耶余嘗謂不失人以季持觀之則失人正多矣工詩者未必可言可言者或又失之交臂則信夫詩之難言矣

王海樓前詩序

詩之爲教深矣其深者必於溫柔敦厚而不愚詩之用有美有刺溫柔敦厚意其主於美乎然古今傳詩之用

於美者什一二而應制教希恩澤充羔鴈不足與於詩
教者已居大半其他風雲月露體物即事之章苟有善
者亦必出於比物連類以致寄託聖門之說詩曰言之
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然則詩教殆寓於刺耶蓋詩義
六而用在於風與興一氣相感謂之風微言諭志謂之
興而所以妙風與興之用者則曰離合曰隱顯顯則與
人以可見隱則與人以可思可思故無罪可見故足戒
離合者又所以妙隱顯之用者也隱顯離合之用彰故
其詞溫柔溫柔故無罪其旨敦厚敦厚故足戒已無罪
而人足戒且何患之有以此爲教不其深乎漢氏去古

未遂流風猶存魏晉以還藻績迭興而先覺不乏比及有唐射洪曲江青蓮杜陵道州是其選也宋之眉山亦庶幾焉不由此不足以爲詩不解此不可與言詩則匪惟其教深也而言之實難同年生王君海樓蜀產也於射洪青蓮眉山爲後進自幼好詩數十年不斷前以貲作宰浙江屢膺大邑被議左遷來豫章復入都再鐫級仍以貲復官道光壬寅自都返豫章哀其被議後詩若干卷示余余受而讀之葢騷騷有離合隱顯之意詩固難言矣遇可與言者又不得不言故與爲深言即以爲弁

濳菊軒詩初稾序

近世論詩類以佯色揣聲爲工若其出於閨閤則羣詫以爲奇抑思國風所列半出婦女尼山删詩以維世道夫豈以閨閤故恕而存之耶夫溫柔敦厚詩教也微言相感以諭其志詩法也循法以知教其工初不係於聲色漢魏旣遠南朝專取詞藻有唐力窮聲調故佯色揣聲之業以日盛下至以詩爲羔鴈而聲色之外殆於無詩矣然而長言咏歎極之手舞足蹈而不自知依永和聲而言志之旨益明則佯色揣聲固亦詩道之騁而必致志士多感女子善懷苟有能者必歸於此陽湖張宛

鄰先生詩淩湢漢氏而與余獨有笙磬之同者此也先
生長女適昭文吳彥懷比部者爲孟緹恭人著有澹菊
軒詩斯能紹家學而昌詩教已憶余以嘉慶庚申徒步
數百里過訪先生恭人才齔齒其女弟緯青婉紃若綺
多在孩抱閱七八年則姊娣詩詞稿皆成帙緯青幽雋
婉紃排奡若綺和雅各得先生之一體恭人則纏緜悱
惻不失於愚屬詞比事必達其志節族膏澤多所自得
被文采而能高翔矣比部詞壇之雄倡隨自爲知己尤
藝林所希有道光辛丑恭人年五十矣其弟仲遠吾甥
也梓行其集而屬序於余前序出劉君廉方其言既至

允而恭人之學成於艱苦窮困者若綺後序又備述之余故揭恭人之詩法以告觀者若徒見其詞藻之溫麗聲調之悠揚而驚嘆爲閨閣之傑是仍昧於詩教未足與論恭人詩也

爲朱霞伯序月底修簫譜

意內而言外詞之爲教也然意內不可强致言外非學不成是詞學得失可形論說者言外而已言成則有聲聲成則有色聲色成而味出焉三者具則足以盡言外之才矣夫感人之速莫如聲故詞別名倚聲倚聲得者又有三曰淸曰脆曰澁不脆則聲不成脆矣而不淸則

膩脆矣清矣而不澁則浮屯田夢聰以不清傷氣淮海
玉田以不澁傷格清真白石則殆於兼之矣六家於言
外之旨得矣以云蘊內唯玉田白石耳淮海時時近之
清真屯田夢聰失之彌遠而俱不害爲可傳者則以其
聲之幺妙鏗鏘惻惻動人無色而艷無味而甘故也揚
州專力詞學自冬巢汪君冬巢受法於吳祭酒祭酒于
詞尚傳色其氣濁其格靡以膩浮爲能事冬巢力能擺
脫本師求諸兩宋以自立繼起則西御王君尤能博綜
諸家而心知其故震伯續自得於聲脆如冬巢清如西
御澁則隱隱在牙齒間爲二家之所不及蓋之門學術

煉之以境遇則意內之妙吾將於震伯旦夕遇之矣

金筤伯竹所詞序

詩詞賦三者同源而異流故先民之說詩也曰微言相感以諭其志其說詞則曰意內而言外而說賦既曰古詩之流又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是詩與詞若有分疆畫界者豈非以其觸景物而情有所寄托於美人珍寶以為諷諭雖本興之一義而流弊有馴致乎詩自漢氏分五七雜言迄唐氏季世溫柔敦厚之教蕩然已而倚聲迺出其體異楚俗襲詞名者蓋意內言外之遺聲也然其時流傳之章委約微婉得騷人之

意爲多與其詩大殊蓋其引聲也細其取義也切細故
幺而善感切故近而善入五季兩宋之能者並臻兹妙
自兹已降靡者沿流揚波而不知其本能請諱淚以爲
能事微錮且四五百年及近人錢黃山始鑿其竅而擧
文翰風二張先生繼之高才輩出復兩宋舊觀筤伯之
尊甫嘗從皋文先生遊筤伯又親問業於翰風其工詞
也宜矣並世工詞者莫如龔晉卿董君二張傳業之愛
甥也余嘗語之曰吾子賦亞文通子山詞兼清眞白石
然吾子詞材伐之兩宋是猶未免時世粧也導源濫觴
以楚騷尊其體不亦可乎董君然其說幸未能遷業余

苦筆重體氣不相入以質伯詞之工[illegible][illegible]序其不謬余言也明矣質伯果不謬余言也則俟材於湘沅以大倚聲之門戶是二張所未先覺者救蔽自成一隊吾不望之質伯而誰望乎

雩都宋月臺維駒古文鈔序

唐以前無古文之名北宋科舉業盛名曰時文而文之不以應科舉者乃自目爲古文時文之法坦而隘古文之法峻而寬寬則隨其意之所之或致大偭於法於是言古文者必以法爲主然其時之能者無論伯長太伯始事之倫即歐王蘇曾絕足相繼力矯時文之弊而卒

不能盡消乎有明利祿途歸入比時文之法較嚴於宋而士人習之又最精其間有志復古如震川鹿門者所爲古文猶不及其時文之善若其專力屏絶時文一語不以入古文者則不文而已何其難耶蓋文之盛者其言有物文之成者其言有序無序而勉爲有序之言其旣也可以至有序無物而貌爲有物之言則其弊有不可勝說者夫有物之言必其物備於言之先然言之無序則物不可見物即可見而言不可以行遠故治古文者唯求其言之有序而已讀書多涉事久精心求人情世故得失之原反之一心而皆當推之人人之心而無

不適焉於是乎言之而出之以有序此聞世之與古所謂立言之遐也其能深求古人文法而以吾身入其中必使其言爲吾所可言所當言又度受吾言者所可受所當受而後言之而言之又循乎程度是則可以爲有序矣是故有物之言時文有時可與古文同有序之言則古文有必不能不與時文異者此之不可不察也月臺宋君承祖若父之家學致力古文者數十年波瀾不尙壯色論議不求聳聽唯斤斤以無序爲戒是固知所先務足以加人一等矣近世古文推桐城姚氏其造詣實能別時古之界所言信爲有序門下士如陳石士侍

郎梅葛君戶部管異之孝廉吳仲倫明經皆親承指授而有得然唯吳君爲能眞傳姚氏之法也宋君嘗問業於姚氏治之不已何遽不與吳君並稱高足乎予不敏文於古人貌似而謬爲輩流所推許宋君旣不耻下問於是乎書

樂山堂文鈔序

人莫不有所欲言言之有章則爲文故曰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詞之於言又其精文之所以精者曰義曰法故義勝則言有物法立則言有序然以有物之言而言之無序則不辭故有物者不可襲而取有序者可以學而

致是以善文者必盡心於法以為言而不敢縱其所欲也自漢迄隋集傳百三隻句碎字珍若球琪有唐以來遺文漸夥而千三百年所盛稱者八家是外雖名氏在人口耳何不翅數十家而已若存若亡其巍科膴仕因乘資力結集累卷帙盛剞劂者以萬數世無得而稱焉彼萬數者豈不心勤沒世乎遁旋蹍化為糞壤夫八家者又豈敢必後來之竟莫比並哉至所謂數十家者文固不後於恆人加以德業在當時藉得留其文於若存若亡之列噫何其難耶然而是八家者則既千載如生已士苟有志斯文莫不尊之如父師親之若椒蘭而並

時儕輩幸得厠名焉亦復託以不朽始歎文字之力吹枯嘘生功同造物矣然吾聞歐陽子爲文脫稿卽糊墻壁閒出入塗乙至不存原文一字夫歐陽之初藁其超越尋常豈顧問哉而必塗乙至不存一字乃自慊則知韓柳王蘇曾之造詣亦必爾也昌黎之頌李杜曰流落人閒者泰山一毫芒則知古人皆作之多而存之寡也李杜集有兩三稿並存者則知古人雖再三改竄而猶有未定也樂山堂文鈔曾君受恬之近作置郵相質並乞序曾君以楚南之望仕優而學不恥下問其於文也過題便作作之良亦多矣多作則可以待刪截刪而愼

存又益以善改若歐陽子之自程者工力深風裁峻澄汰渣滓菁華秀發今人何遽不如古人哉古人負絶如八家是固天亶非人力所幾然浸淫乎不懈以及之其必不與前此之萬數者同歸泯沒可知也故書之以詩曾君

齊物論齋文集序

說者謂天地之氣日薄故古今常不相及然而在物者郡陽之機端州之硯近産則高出前代其在人黃魏施范之奕自昔無與比乾隆中增試唐律而近日工試帖者頗優於唐邵戴二錢于段之於小學推原古訓博辨

不支蔓爲宋氏以來所無賦則自南朝不競逸響莫綴予心儀前哲私詡絶業及見晉卿作深幸德之有鄰益嘆其秀出不可到繼又讀其古文說經有家法情深文明取勢琢詞密而不褊委婉而遠於姚冶依八家成法而健舉能自拔晉卿時年始二十有一予反復雒誦爽然自失謂之曰八家雖唐茅所次然無以易之前人欲離去者其文卒詭誕無統紀墨守則推熙甫望溪爲傑然者猶不免爲嚴家餓隸汙流僵走不自耐姬傳近出較望溪爲純淨而彌形局促吾子勉之充其材力抗顏八家而爲九其在斯矣嗣又得容甫文八十餘篇予居

文二百餘篇而讀之可采者什二三予嘗謂于居曰子之文勢鷙鶩凌厲接武介甫容甫文得逸宕於彥昇季友繫援尙壹以摩八家之壁壘而旗鼓未足相當二君故自爲強國執牛耳者虛之十稔終當以歸晉卿矣子居嶺之晉卿遊楚豫齊趙十餘年晚歸袁浦所至求文者屬集皆卿而柔不能拒所請又不欲以千秋之業徇人率紆迴宛曲必欲讀者於言外喻其指以是益不能自别於永叔介甫而授載成一隊也以晉卿之奇姿問出又有學以濟之徒以困於所遭不得獨行其意晚更困於病工力中輟以不能盡其才豈非命也夫唯予弱

植謬爲世人所推而晉卿慫恿尤至年將五十自度所學終不可見用遂亦有志斯事搴芳八家而不受籠罩葢庶幾焉然奔走數十年荒惰相乘學殖盡落辭不副其意予故以悲晉卿而更自悲也晉卿文無不以示予所見何倍於此刻此刻爲申耆所選而申耆病甚實出門下士手文存者多少作晉卿三十以後文固爲酬酢所苦然亦有觸事發意優於少作者而選多不存晉卿文既不能盡其才此刻又不能盡晉卿唯幸賦則全錄其所以上攀班張下亞江庾而無媿者猶足使後來有志之士信古今未必不相及而及時自力也道光癸卯

重九日安吳包世臣書

書陳雲乃延恩龍讀圖 本字登之近改字雲乃

道光壬辰雲乃以郡倅籤分江蘇未出都為龍讀圖徵題咏中外能詩者各以詩贈大抵謂雲乃雄文碩學屢躓場屋至以貲進身出試幕僚則為不得其職宜其憤激慨慷而為此圖也既至省以示其友包世臣世臣則謂雲乃平日讀書若僅為科第計者則當撏撦斷爛塵腐以期必得何以穿穴經史求立言之本意歷二十餘年遭挫折而不改是固將有以用之也今逾博學不出之歲及鋒自試豈復有所憾哉然則斯圖之作正孔穿

所謂王事如龍勤慎之義也世臣既未仕又素不學然頗悉近世故事達民間情僞以雲乃之才識埤益以郡縣事不足忙亂其身心矣吾弟恐雲乃未涉事而知懼既涉事顧以爲中流自在若不足爲者漸乖作圖之本旨願雲乃常守勤慎之心臨事必按以方策所載是否有合而後行是其於讀書也欲罷不能則吾道之深幸也洎於覩事受民人社稷之寄接閭閻小民隨在修孝弟力田之教進都人士于廷與講貫立身處事之體要仕優則學又安能罷讀也哉

復李邁堂祖陶書

適堂先生同年足下何齋太守來奉手書委曲明著訓誨以所不及深感深謝世臣自幼失學家無藏書至壯聞見嗣以饑驅出遊遂廢佔畢幸所至不見棄於賢士大夫隨在求師略有領悉又性喜體驗人情事理攙論今古得失如蛩蟬自鳴非敢言文何論於古哉謬蒙四方名流加以獎拔甚至指爲壇坫推執牛耳世臣頗有自知之明廿餘年不敢承也而友人辱推爾至遂有往復論文諸書不過悉愚者之慮數他家之實耳足下況精斯道且三十年耳目逕廣趙宋以來大集小編無不搜覽衡其輕重平其去取世臣何敢出旗鼓以相當重

辱雅教亦不欲黙黙尊論有物有序是矣然以搭架式起腔調當有序則世臣所未喻也又謂周秦文體未備是矣魏晉以後漸備至唐宋乃全云云鄙見以爲文體莫備於漢唐宋所有漢皆有之且有漢人所有而唐宋反無者尊論明代喜稱秦漢近代喜學六朝云云明代王李諸公之陋已經論定不具說近代學六朝者唯見汪容甫一人此外等之自鄶烏覩所謂喜學六朝哉又謂震川不搭架式起腔調世臣三十年前曾覽其集於中酬應之作居什五六莫不以架式腔調爲能事此固不得不爾然其由中欲言之文亦未能擺脫此四字也

惲子居欲以子書救八家之說自是賢智之過子居得力全在介甫短章小傳定稱高足容甫之文經世臣手定者爲其子弟所亂述學二卷中說經末爲精湛然有深通古人文法者什可二三世人盛稱其廣陵對琴臺銘皆下乘哀鹽船文差有哀雅之致亦非上乘至如釋三九狐父之盜頌弔黃祖文沈椒園狀馮按察碑諸篇則妙絕於時至世臣所謂惲汪兩家可以抗行者以足下旣深於子居故言之以廣其意非謂必足下採容甫入文錄庶可不朽也太守言尊選已刻成此盛事近世文集人不盡見得此刻可以廣其傳矣至於人心嗜好

斷難凑合如入都市者各市其所欲得豈不爲美備也
耶尊論作室作樂兩喻妙矣然離宮別墅幺弦孤調又
豈可無法而成之哉梁柱必正宮商必準不可破碎不
可散漫本無間於大小也大要作文難知文不亦易非
知其詞之工拙之難知其用意所在之難也古今傳誦
之文無如龍門答任少卿書讀而習之擣撫無虛日自
蘭臺載入本傳以書中有推賢薦士四字因下貫以古
賢臣之誼一語揭爲緣起若就此四字推尋答書之意
則書中數千言十七八皆如醉如狂讀者不得其所以
然之故則爲之說曰攄發一肚皮憤悶不平試思攄發

憤懣遂果爲宇宙至文耶李少卿答蘇武書依仿結撰書內畧摭來書數語用意往來貫如影響何此書除令刀鋸之餘與私心剌謬數語外悉似狂易耶二千年來一大疑案習焉不察世臣於此稍窺其微一語道破則字字皆有着落故敢獻疑於足下請檢本而朗誦之默思之累日兼旬或能示及以決之則此生之幸也六國表序魏其武安列傳贊始皇本紀贊旹人人肄業所及然讀者不過熟其腔調以供撏撦世臣細究之乃知其枝枝節節觸處皆不能通既已得疑反覆全書似能見其深而通其意足下好學深思故并獻焉至於八家昌

黎取材至富雖原本於孟子而得筆不止一家柳州以下皆得之韓呂二子永叔東坡所得尤多夫所貴於子書者謂其晰理必至精論事必至當言情必至顯爲後人所不能及耳非謂其製體修辭異於後人遂以爲新奇可喜也是故子居以子書救八家之說未爲得也自八股取士之後士人進身以此此體文律至嚴吾人用力於此亦較他業爲深少小誦習先正時文稍長則讀八家之近於時文者以資潤澤故士生今日工時文而不能古文者多有矣若工古文而反不工於時文則斷斷無之若其少小習時文規橅房行以倖弋獲得手之

後託言古文以爲名高遇此等輩唯與之唯諾委蛇而已不必與正言莊論也八家與時文時代相接氣體較近非沉酣周秦子書必不能盡去以時文爲古文之病耳若謂以子書救八家則八家何病而待救耶世臣雖淺陋無似然於列代文集亦曾致力求論經世臣以八家爲不足觀似不應妄誕至是唯不能自聮其目學歸方之祛以求塗耳足下賜題中徵一句非菲薄所敢任唯後段擬以非倫故前書略致其意此次承示原稿欲删訂後段具見從善如流亦見俯察鄙人非爲標榜傾軋者謹如命奉繳恐太守行速燈下匆匆唯不吝教益

是所禱切順問道履無恙世臣頓首

答陳伯游方海書

伯游仁兄足下日昨二小兒自白門返豫章敬詢侍奉安吉揚州館事甚好爲慰次早小兒啟篋出手書辱承系念深至嗟歎枉抑詢所非是否結正承問貴省有德有造之士展緘三復有如握晤自閏月初十星使北轅事即已結若謂枉抑則昔人遭遇或什伯於此無足言者至貴省爲文學藪澤僕荒落頹唐何足以知之然所知亦有足述者永豐徐湘潭字東松癸酉拔貢年近六十詩古文名甚噪積稿至七八寸多自加丹鉛評牘者

盖以見示其詩不過酬酢畧以詰屈語自飾無關詩教古文當得手時曉有黯然以長油然以陶之致且無時文氣息字句間襍其中唯傷散碎絮絮良由居地既卑求請者萃鄉里富人斗米百錢靚爲奇節以致黃茆白葦一望觸目僕誨勸其刪節自珍而驕務已甚殊爲可惜若能澄汰沙滓庶幾鈍翁之後車矣生性迂緩跬步滋疑然自守不苟誠一鄉之善士也南昌姜曾字樟圃庚子舉人年四十餘博聞强識而文筆蕪漫又所學專求前人錯誤極意指摘以誇精博至古人命脈所存可以內檢身心外起溝壑者反在所略似未能卓然有成

在貴鄉殆亦原南容齋之嗣響也金谿黃鑣字子覺附貢生年三十餘耳目亞於樟圃尤熟明史及貴鄉前輩故事弱冠時讀注疏隨手摘爲要删略附按語頗有闡發貴鄉爲此樸學子覺外竟未見有替人自作詩文多至七八十卷八股筆力挺拔而太無裕觚古近體詩貌似從橫古文次第順適而並傷淺薄僕愛之甚所以將順匡救之者交至至有塗乙其通篇大半者子覺不以爲非語人必曰生平第一知己也按吳也然從義不勇又褒人而有薄倖之癖恐未能日就月將以盡其才也南豐吳嘉賓字子序戊戌翰林文筆俊爽好讀書能受

善年三十餘此子能不變不怠者殆不可量金谿楊士達字耐軒丙申舉人年二十餘其祖麟字少晦君子之有文者也僕與其兄邁功撫部交久因識少晦而少晦逝矣耐軒頗有志於繼聲爲古文下筆明淨唯邊幅太窘然可望其有成新建李達觀字惺齋年二十三食餼已八年江西時文舊推陳章然大士之超逸大力之沈着必不可合惺齋能合大士大力而彌近正希實一奇也僕曾奉檄磨勘落卷閱三四千人試文又校閱豫章友教洪都三書院課義無能仿佛之者新喻張懋芝字雲閣年二十三亦已食餼八股時趨耳而排比穩洽有

聲色亦不可多得二生舊業皆止八股雲閣近館省垣僕使之讀毛詩傳箋亦時時有所見新城陳溥字廣夫伯仁太史之子石士侍郎之諸孫年三十餘泛覽百家爲諸陳冠詩文亦有卓犖之概然自率資性未見眞實工力南城曾協均字笙巢年二十四賓谷撫部之幼子八比文筆矯健近年閉戶窮經語次殊多妙悟南昌龔鉽字滙可年七十餘需次學博好學不倦四部俱有探討嗜爲詩五言雅近陶蘇而溫雅謙抑不自足與貴鄉人士大殊盧陵蕭國琛字崑圃癸酉選拔官南昌府學訓導年方五十三十年館穀盡以市書積三萬餘卷僕

時時過從論說偶及崑圍入內檢本隨手即得通世事
而自律嚴有血氣重交遊爲古文雖未成而門逕視時
賢爲溯大僕在貴省將六載所知盡於此矣前哲有永
新賀子翼先生名貽孫與叔子同爲遺老相距才三四
程而各不相知其行治不可考有激書五十七篇可四
萬餘言大旨學韓非呂覽而得其深醜勢亦据二子爲
本書皆紀載村落俚俗事就見聞而推致之則處亂自
全之術撥亂反正之規悉於是乎在唯每篇起處用呂
覽舊法而頗涉眉山永康策冑少小所業結習難化以
爲瓶穎叔子擬之贈乎後矣求人物於貴鄉立言則賀

永新立功則李臨川殆難與爲參矣激書外間無本上高李祖陶字邁堂僕同歲生也治古文三四十年有選刻國朝文錄四十家又別錄六大家然不過編纂校核之勤唯傳激書之功爲鉅遠承足下不鄙問訊諄至故直書以相聞暑甚伏唯珍重眠食晤期不遠幸勿屢念辛丑五月　日

壻張曜孫楊傳第男誠（諱名家仁）家丞（諱名家讓）校字